

風流將軍皇帝夢

吳三桂演義



中國戲劇出版社

風流將軍夢

吳三桂演義

中國戲劇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0 号

风流将军皇帝梦

佚名编

责任编辑：丛文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75

字数：240000 印数：1—32000

ISBN—7—104—00525—0/I·200

价：6.80 元

出版说明

《风流将年皇帝梦》，是根据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民国二十四年出版的《吴三桂演义》版本，并参照上洋海左书局石印的《绘图明清两国志》的版本重新印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出版发行。作者失考。

本书记叙吴三桂兴亡的故事。对吴三桂由“一代枭雄，世受明恩，拥重兵，绾重镇，倚为长城”、“视君父曾不若一爱姬，北面敌国，以取藩封”，到镇压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最后南面称孤，作者是持否定态度的。吴三桂其人，我们今天究应怎么看待，还是让读者通过阅读此书，自己去认识较为客观。另一方面，为了从一个侧面艺术化地了解明末清初这一段时期的史实，也是我们出版此书的目的所在。由于作者的思想局限性，书中对李自成、张献忠的“杀人如麻”作了过分渲染，个别地方还出现了砍断首级，喷血报仇和吴氏龟卜兴亡的荒诞不经的描写，这是应该向读者指出的。

本书除改正少数错字、错句和标点符号外，完全保持原貌，作者自序、题诗、例言，一仍其旧。

目 录

第 一 回	董其昌识拔吴三桂	袁崇焕计斩毛文龙·····	(1)
第 二 回	还五将建州修玉帛	贲三桂藩府闹笙歌·····	(8)
第 三 回	结勇将田畹献歌姬	出重镇吴襄留庶媳·····	(20)
第 四 回	发旧案袁崇焕遭刑	谋大事李自成起义·····	(31)
第 五 回	愤县令李岩从农军	破神京闯王掳圆姬·····	(43)
第 六 回	杀妻儿崇祯帝自缢	争美姬吴三桂哭师·····	(52)
第 七 回	争陈姬吴三桂借兵	杀吴襄李自成抗敌·····	(60)
第 八 回	弃圆姬闯王奔西陲	锡诰命三桂却南朝·····	(70)
第 九 回	左懋第被困北京城	李自成走死罗公岭·····	(79)
第 十 回	扫流寇吴帅就藩封	忤前情圆姬修道果·····	(87)
第十一回	孙可望归降永历帝	吴平西大破刘文秀·····	(94)
第十二回	平西王兵进云南城	永历帝夜走永昌府·····	(101)
第十三回	孙可望逼封三秦王	吴平西手杀永历帝·····	(109)
第十四回	篦子坡永历帝被缢	北京城吴三桂奔丧·····	(115)
第十五回	筑野园陈姬托修斋	依海市杨娥谋讨贼·····	(124)
第十六回	捕刺客勇士护吴王	忌兵权朝意移藩镇·····	(131)
第十七回	陈圆姬遗书谏藩邸	吴三桂易服祭明陵·····	(137)
第十八回	北京城使臣告变	衡州府三桂称尊·····	(147)
第十九回	建帝号吴三桂封官	受军符蔡毓荣调将·····	(153)
第二十回	迎马首孙延龄殒命	卜龟图吴三桂灰心·····	(161)
第二十一回	据陕西王屏藩起事	逼洞庭夏国相鏖兵·····	(169)
第二十二回	张勇大战王屏藩	郑经通使吴三桂·····	(176)
第二十三回	王辅臣举兵戕经略	南怀仁制炮破吴军·····	(185)

第二十四回	高大节智破安亲王	夏国相败走醴陵县…	(193)
第二十五回	韩大任败死扬子江	高提台大战大觉寺…	(202)
第二十六回	高大节愤死九江城	吴三桂亲征松磁布…	(209)
第二十七回	走固原王辅臣投降	夺荆州蔡毓荣献捷…	(214)
第二十八回	弃岳州马宝走长沙	据平凉屏藩破图海…	(223)
第二十九回	弃江西国相退兵	走广东尚王殒命……	(231)
第三十回	郭壮图饰时修古塔	夏国相昌议弃长沙…	(238)
第三十一回	出鄢阳三桂宾天	陷敌营莲儿绝粒……	(245)
第三十二回	吴世蕃即位衡阳	夏国相退兵黔首……	(255)
第三十三回	拔固原图海鏖兵	走汉中屏藩殉国……	(262)
第三十四回	胡国柱败走桂阳城	傅宏烈起兵桂林府…	(271)
第三十五回	康亲王会兵平闽浙	赵良栋奉命取成都…	(282)
第三十六回	赵良栋大战阳平关	杨嘉来败走夔州府…	(290)
第三十七回	困罗森五将取城都	永兴孤城抗大敌……	(299)
第三十八回	败谭洪赵良栋进云南	间马宝蔡毓荣摆象阵	
			(309)
第三十九回	战平远蔡毓荣奏功	守曲靖郭壮图败绩…	(316)
第四十回	破长围七将定云南	赏建功朝廷领谕旨…	(323)

第一回 董其昌识拔吴三桂 袁崇焕计斩毛文龙

中国学者视得君权太重，故把民权视得太轻。任是说什么吊民伐罪，定国安民，什么顺天应人，逆取顺守，只是希罕这个大位。道是身居九五，玉食万方，也不计荼毒生灵，以博一人之侥倖。故争城夺地，杀人盈城，流血成海，也没一些儿计国民幸福，究竟为着什么来？纵观一部廿一史，不过是替历朝君主争长争雄，弄成一部脓血的历史。因为看得君位太过尊荣，就引出那些枭雄，道什么成王败寇，日日兴兵。既得称王，又欲称帝，历观往史，那里还说得许多！甚至说其国愈大，其君愈尊，就引动外人，垂涎着我们中国的帝位。如五胡割晋，沙陀寇唐，金元夺宋，竟酿成种种的惨事来了。俗语说得好：“家中无鬼万年安。”一家如此，何况一国。若不是那一些汉奸贪荣忘国，任是外人有百万雄兵，千员勇将，那里便能割裂我们的国家？可知是做百姓的，只图苟安；做官吏的，只贪富贵，统通没有爱国的心情，自然酿成亡国的惨祸了！从这样看来，又觉得中国学者的那些话，亦有些合理之处。忠臣要忠于人君，却是忠臣要忠于国家，本有些不同。但人人能懂得忠于人君，亦断不至有背本忘恩，贪恋尊荣，引致外人作貽祸宗邦的事了。

说书人说到这里，也省起一个人来。那人不是别人，就是姓吴唤做三桂，表字长白。本贯山东高邮人氏，自先祖贩马为业，往来辽东海盖之间，遂寄籍为辽东人。他父亲名吴襄，表

字赞墀，生有勇力，受知于镇东将军李成梁，以吴襄善能相马，委以购办战马一差，以功保升千总。及经略大臣杨镐，以雄兵廿万伐满州，大兵溃于抚顺，人马俱尽。时吴襄从征，于兵败后，劫回满州战马三百匹，故抚顺之战，诸将皆有罪，惟吴襄独以功荐升副将。时明末诸臣，士大夫日惟偷安旦夕，以为天下无事。凡武将指陈边事，都道武官只好勇斗狠，危言耸听，以博功名。故朝议多不留意边事。吴襄又曾寄籍辽东，故所有文臣都睥睨他，象不是中国人一样。吴襄自以为官位尚卑，也不与计较，惟倍加谨慎而已。那时吴三桂年已二十有余。吴襄自以日受同僚揶揄，不过文臣轻视武员之故，遂谓三桂道：“为父幼不读书，只以勇力，得蒙将军李成梁叫我相马。自李将军死后，好象冰山已倒一般。若非朝廷明见，此官亦不能自保。吾儿不宜承习父业，宜弃武就文，或得奋志云霄，不致受揶揄懦夫之口。”吴三桂听了笑道：“父言差矣！方今国家多事，文臣不识时务，只欺饰朝廷，如燕巢帷幕，自图苟安。设有变乱，若辈岂能以吟诗作赋保护国家耶？吾父任他揶揄，休要与他计较。他日时来运至，吾父子必有出头之日也。”吴襄见儿子如此说法着实有道理，且亦志气不凡，心中甚为欢喜。吴三桂自此益练习弓马，讲求战术。

及崇祯帝即位，知道国家危难，已伏在萧墙，遂决意奖励武功，乃拔吴襄为提督京营。复命大宗伯董其昌典录武科。黄诏既下，各路武夫，都纷纷赴试。吴三桂时已弓马娴熟，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那时听得董其昌考拔武科，便慨然叹道：“此吾脱颖时矣！今天下有变，乘此时可取功名，一来可以宣力国家，二来亦可以继承父业。”便告知父亲吴襄，往应武举。时董其昌在朝，知道国事日非，选拔武员，实关紧要。那日往见吴

襄，问道：“足下为武员，究知谁是可以当得将材的？不妨赐告。此为国家公事，请避嫌疑。”吴襄道：“大宗伯既有此言，弟不敢不说。以弟所知，若武勇足道，首唯吾儿三桂，次即白遇道耳。”董其昌道：“足下佳儿如此，可为足下贺。某此次将举令郎，此为国家择人才，非为君家取富贵也。”说罢便去。到了录闹之日，数千赴考的，都盼望放榜。及至放榜之后，居首的不是别人，就是吴三桂。自从闹武榜发，吴三桂竟领了首选。凡赴试的，没一个不知道吴襄与董其昌有些交情，只道董其昌有意拔取三桂，不计他武艺如何，就取中首名。便有道吴三桂武艺不是高强，不应首拔的。至于那些不第的人，更做出一种谣言说：“是吴襄向董其昌讨人情，使中自己儿子。”你言我语，早被吴襄听得，便唤吴三桂诫道：“吾儿今日幸捷高魁，为父的本向董宗伯道及，故得董其昌留意提携。但为父曾承董宗伯问及，知得谁人可充将才，为父故援内举不避亲之义，力荐吾儿。吾儿获选，虽为父亦曾说情；但吾儿武艺本不在他人之下，今竟受此飞谣冷语，吾儿须此发奋。但能上报国家，下光门户，不患不能雪耻也。”吴三桂笑道：“吾父亦过于忧虑，方今国家多事，凡有本领的，自能发现。象古人说：‘如锥处囊中，其颖立露。’儿不忧无出头之日。若稍有凭藉，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道也。”吴襄听罢，知儿子有如此志气，十分欢喜。便使吴三桂往拜董其昌，认为师生之谊。又因吴襄为提督京营，应有个荫袭，董其昌更为奏保，以吴三桂为都督指挥使。

时边事日急，自经略大臣杨镐以二十万大兵伐建州卫，败于抚顺之后，更时时告警。廷议以东北既急，以孙承宗继杨镐为经略，复无振作。乃罢孙承宗，以高第代为蓟辽经略。复以将军毛文龙为平辽总兵官，筹防边备。朝命既下，董其昌本与

毛文龙为姻亲，那日听得毛文龙领兵出关，便邀文龙至府，说道：“国家多故，边事日危。朝中各员，只知趋附宦官，冀得加官进秩，互相狼狈，欺罔朝廷。吾恐日事晏安，敌已渡河矣！今将军受任视师平辽，任大责重，宜能宣力国家，再安磐石；不知将军帐下，可有得力健儿没有？”毛文龙道：“正为此故，得人甚难。弟到边时，惟有经营地方，注重险要，以却敌兵。因大败之后，不易言战，若有疑我老师糜饷的，望吾兄一为关注；若吾兄更知有人才可以相助者，更望相荐，以收得人之效。”董其昌道：“弟位为宗伯，政权不属，执政中人又不能与谋，即欲为将军关照，亦恐不逮，但求将军随时谨慎耳。若说荐人两字，本非易事，只见有吴三桂其人者，气象不凡，武勇出众，宜奏调一同出关，以资臂助。想吴三桂必不负弟所荐也。”毛文龙道：“弟亦闻其名久矣。此人为提督京营吴襄之子，现充都督府指挥使，不称其本心，某当重用之。”说罢，辞去毛文龙。一面告吴襄，请三桂出关相助。吴襄正欲儿子为国效力，无有不欢喜的，立即回复毛文龙，即令儿子三桂往谒毛帅。时三桂正遭蜚言冷语，以自己得人情获选，又以承父荫得官，正待自展其能，一雪其耻。闻得毛文龙邀自己出关，便欣然而往，即领父书往谒毛文龙。那毛文龙听得吴三桂已至，立即延入。吴三桂见时，不觉汗流如雨。毛文龙道：“本帅以至诚相待，何以如此惶恐？”吴三桂说道：“某自离籍往来京津，阅人不少，皆碌碌余子，全不在卑职眼内，今见都督一种威严气象，眼光四射，令人神慑，故不觉惶恐。”毛文龙笑道：“如此亦足见足下志气，除本帅以外，眼底更无他人，此去定能立功，足下飞腾有日，可为预贺。”说罢，让吴三桂坐下。复自忖道：“此人目无天下士，独能畏慑于余，此人必能为吾所用，不忧其不用命也。”正想象间，吴三桂

讲道：“某闻都督受命出关，不以卑职鄙陋，看吾父薄面，使在帐下执鞭，卑职自然感激，只怕驽马庸才，不足受都督驱策。”毛文龙道：“不必过谦，某闻大名久矣，只不能记忆。昨蒙董宗伯提起，以足下相荐，故力请足下相助，此后当如叔侄一般，一切军务，与足下共之，断不相负。惟现在国家用人之际，不知足下更见有如何人物可为国家出力的？不妨力荐。”吴三桂此时方知自己系董其昌所荐，便答道：“弟亦知有两人，曾与弟同学，一是曹变蛟，有胆略，善骑射，可惜遭时不遇，现在流落辽东，都督切宜用之。其次则与某同榜的白遇道。某所知者，只此两人，余外也不敢妄荐。”毛文龙大喜。一面令吴三桂招致曹变蛟，一面邀请白遇道到来。即调齐人马，奏辞明主，择日出关。不数日间，曹变蛟、白遇道俱至。时毛文龙帐下，已先有总兵官数人，一名孔有德，一名耿仲明，一名尚之信，皆膂力过人。新近得有吴三桂、曹变蛟、白遇道，计共六人。故毛军中兵精将勇，毛文龙又选吴三桂、尚之信、孔有德、耿仲明为四大骁将。即领本部人马先抵辽西，将地形审察一会，然后与各部将商议道：“辽西为建州左右卫往来要道，吾于此筑城固险，更以重兵驻守，彼虽有十万精骑，不能飞渡也。古人说得好：‘能守而后能战。’昔日杨镐以二十万大兵，轻举妄功，致败于抚顺，吾甚惜之。今某观辽西险要，全在皮岛，前可以阻水师之进，后可以阻陆军之来，某当经理完固，自可以扼却敌人。国家若能任本帅五年驻守此地，养精蓄锐，破敌必矣。”各部将听得，皆鼓掌道：“元帅真神算也。”毛文龙便令孔、耿、尚、吴、白五总兵分领本部，大兴土工，经营皮岛。毛文龙复鼓励将士，不惜劳苦。历半年有余，方才告竣。果然把一座皮岛经营得十分完固。但见得：

面衔大海，背枕高山。虎瞰龙盘，皆成形势。羊肠鸟道，尽属崎岖。处处则粮道交通，面面皆水源不断。转输既便，固无受困之虞；战守皆宜，复无可窥之隙。兵房炮垒，皆分布于东西；砦角阵图，更折冲夫南北。似若地势，实属天雄。真是一夫守关，可信万人莫敌。

毛文龙把一座皮岛经营完妥，东连旅顺，西接榆关，相连数十里，皆十分雄壮。即把经理情形，奏报朝中。

朝廷君臣大为欢喜。只有大宗伯董其昌出班奏道：“毛文龙如此经营，可以免得边患。惟臣与毛文龙分属姻亲，知之最悉，自不敢不言。臣知毛文龙武勇有余，可称一员悍将，用之备边，诚可无事。惟他性情强悍，恐不受羁勒，至为可惜。总之今日毛文龙为国家安危所系，不能不用，亦不能专用。陛下宜下手谕，一面奖他，一面又诫他，俾得勉为名将，实社稷之幸也。”明帝深以为然。便依董宗伯所奏，力为嘉奖诰诫；又以重恩笼络，果然毛文龙在皮岛数年，敌人不敢犯境，即稍有扰乱，都被毛帅平定。故建州卫人民终不免被毛军有所杀戮。那时敌国见毛帅如此，因不敢犯边，惟日称愿与明朝修好。只是当时朝臣溺于晏安，既得边关平静，也忘了远虑，自然贿赂公行，互为声气。敌人既称修好，不免时时通款朝臣。以年年被毛军镇压，又加以建州人民曾有被毛军杀害，故屡屡说毛军凶悍，边关人民每被荼毒。因此，朝臣中有与外人通款的，都道毛文龙好挑边衅。

时正值崇祯帝即位未久，朝臣多有谗奏毛文龙久拥边兵，威福自恣，好挑兵衅，实为可虑。崇祯帝道：“昔日杨镐以大兵二十万见败于敌人，自是边无宁岁；及得毛文龙前后数年，皆无烽火之忧，可谓国家柱石，朕何忍黜之！”崇祯帝虽如此说，惟

朝臣皆以毛文龙擅权为可忧，日日在崇祯帝面前续奏。帝无奈，便发谕给蓟边总督经略王之臣，核查毛文龙举动。不料王之臣以毛文龙不修属员之礼，谓他恃功，目无自己，故恨文龙刺骨，便复疏力劾文龙不法。时幕府水佳允向王之臣谏道：“毛帅虽有罪，然为今日计，若无毛帅，国家必完矣。为时用人，明公宜保全之。”王之臣不从。及复疏到京，朝臣更多訾议。崇祯帝亦明知毛文龙有些不妥，但以他为国家存亡所系，终不忍黜废。又疑王之臣与毛文龙有隙，欲求一两全之法，择一能员督师蓟辽，俾监察毛帅，却一时难得其人。猛然想起一个人，曾任蓟总督，以失意于魏忠贤，责其不救锦州，遂致落职。此人姓袁，名崇焕，乃广东东莞人氏。当任兵部尚书时，颇负能名，且以读书起家，料知大体，当可与毛帅共事。当即下了一道谕旨，授袁崇焕为督帅，与毛文龙妥协办理。袁崇焕既受了朝旨，有鉴于前时被黜，遂面奏道：“臣以读书起家，每为武臣所轻视，且赋性愚拙，常失欢于贵人，恐即往经略蓟辽，亦无益于大局。愿陛下另选贤能，以重职守。”崇祯听奏罢，知袁崇焕有欲压毛文龙，及抗拒魏忠贤之意，便道：“边事一以委卿，断非谗言所能问也。若惧武员不用命，朕以上方剑赐卿，倘有不用命者，卿可诛之。卿本读书人，凡事当不至造次。”时崇祯之意，只欲袁崇焕慑服毛帅，俾作长城，本无杀之之意。袁崇焕却不晓得，即衔命出关。当时文武大臣，交相祖饯，均力诋毛帅，请置重典的实居大半。只有董其昌进道：“弟今不避嫌疑，为督师致语，倘度德量力，能制服敌人，请好自为之。弟固知文龙有罪，为国用人，倘不得已，当留虎将，以备缓急。且督师虽负才能，惟权贵在内，恐督师之位，亦不能久也。若两才俱尽，国家亡矣！”说罢大哭，匆匆便去。袁崇焕听罢悚然，惟诸祖饯大臣，皆诋

董其昌以私意为毛帅说情。因此袁督师要杀文龙之心，早已预决。

及到了蓟辽，力向诸属员访察文龙罪恶。原来毛文龙勇健非常，惟情过骄奢，性又刻悍，故属员皆恨之入骨，遂力诋诸袁督师之前。只有徐允英进道：“文龙有可杀之罪，今日非杀文龙之时！”说了这两话，便出语左右道：“毛帅必死矣！因某进言时，袁督师颜色颇不以为然，以为虽无文龙，彼亦可以制敌也。”左右道：“何不力争之！”徐允英道：“势亦甚难。袁督师本读书子，苟有专权抗命者，岂能相容？是知毛帅必死矣。”时袁崇焕听了各人言语，觉谓文龙宜杀的，十居其九，便决意除去文龙。即传令以阅兵为名，泛舟皮岛，欲与文龙会时，出其不意杀之，以为朝廷除去强悍。正是：

因疑抗命难为帅，却借观兵要杀人。

要知毛文龙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还五将建州修玉帛 赘三桂藩府闹笙歌

话说督师袁崇焕，既定了主意，要斩毛文龙，便点齐本部亲兵，并选勇健将校数员护卫，内着戎服，外衣文官袍服，身佩上方宝剑，借阅兵之名，直望皮岛而来。时因狂风大起，又因辽海空阔，波浪乘着飓风，震撼海岸，泛舟不易。袁崇焕便令暂住松子澳，密与左右计议诛文龙之事。崇焕道：“某此行实国家耳。不知我的，谓我擅杀国家一大将；知我的，当谓我能

除国家一罪臣。议者每谓文龙若死，敌患必深，但本督师以为宽柔养乱，此风断不可长。文龙死后，本督师当舍命以报国家，惟望诸君悉力相助耳。”左右听罢，皆默然徐道：“某等无不愿听督师指挥，但督师若杀文龙，当以计致之。文龙拥十万之众，驻于皮岛，若闻得督师必要杀他，必不肯敛手待毙，恐督师此时反受其制，不可不防。”袁崇焕道：“诸君之言甚是。某计划定矣，不劳诸君多虑。”说罢便派员先至文龙处，先告会操之期，及到时面商军政。毛文龙也不虞有他志，立复崇焕，欣然订期相会。

到了次日，风浪渐平，袁督师便扬帆直往皮岛，所经各岛，则都登陆，察看形势。知毛文龙布置亦颇完密，心中踌躇道：“毛某经营边备亦有条理，若使此人鞠躬尽瘁，敦守臣节，实不可少之人才。只可惜他性情强悍，蔑视纲纪，蹂躏辽人，罪至不赦。今日杀之，亦殊可惜。”时文龙未知袁督师之心，每处必有人探报。袁督师亦知毛文龙羽翼甚众，防止泄漏密谋，故每经一岛，从不发言。因此毛文龙不知袁督师用意，也不敢怠慢。一面侦察袁督师行程，预备恭迓。时袁崇焕正由大王山岸开行，早有登州海防左营游击尹继珂乘船去见，说称：“奉毛帅之令，以海风暴起，特调四十八只帆船来接。”袁崇焕此时自觉毛帅有此敬礼，恐杀之不安。特念此乃国家公事，只治其跋扈之罪，不能以其敬礼，自己为之宽恕。与尹继珂见后，仍复开行。约历十余海里，将近旅顺，已有旅顺游击毛永义来迎。袁崇焕遂登岸，与毛永义同谒龙王庙。袁督师顾谓毛永义说道：“国初中山、开平两王，先战于鄱阳湖，再战于北平，乃能驱逐胡元，皆于水战步战，兼筹胜算。今毛帅水营，只以红船泊守，恐难得力。本部堂若复河东，断不恃此草汛了事。”毛永义道：“毛帅以建

州敌人只长于骑射，故注重陆路。且国家饷项，既单于水防，亦不易于防备，然数年来未闻海道告警。督师大人可以放心。”袁督师道：“君是姓毛，应作此等说话。”毛永义听得，心中不免惊疑，正欲再言，袁督师即令开船。早到了皮岛登岸，忽快船飞报：“毛帅已到！”袁督师即令：“来日相见。”左右密道：“毛帅此来未尝失礼，督师不宜却之。”袁崇焕不答。

到了次日，方约文龙相见，即同到文龙营中，彼此交拜，然后分宾主而坐。袁督师道：“辽东海外，只本院与贵镇二人，务必同心共济，方能成功。本院历险来到这里，原欲与贵镇会商军国大事。本院有良方，不知贵镇肯服此药否？”毛文龙道：“敝镇在海外数年，幸免敌患，也有许多功劳，只以小人多谗，动多梗阻，致马匹钱粮每致缺乏，故终不能大偿心愿。然小战百数十，未尝少挫，令敌人不敢正视天朝，差堪告慰。若贵督师更有良谋，定当拱听。”袁督师即故露娱悦之色。文龙并没有猜疑，旋即辞回。袁督师复执文龙手说道：“只因船上不便，敢借贵镇帐房侍酒。”文龙欣然领诺而去。次日，袁督师带了护从亲丁，诣毛帅帐中。毛帅接见后，即带袁督师周览皮岛，亦觉经营完固。所到之处，皆有将校出随，军令亦十分严肃。惟每见一将校，袁督师都问他姓名，但大半答称姓毛。原来毛文龙恐将校不能得力，故凡稍有勇敢的人，皆为子侄，都令他姓毛，以为如此可以得力。袁督师听得，心中以他遍招党羽，大为不悦。随回到帐中，毛帅亲丁皆佩剑环卫。袁督师道：“我们两人同为国家大事，有军政密商，不是鸿门会，安用佩剑相随，你们不必伺候。”遂把毛帅亲丁一概斥退，与毛帅谈到二更方散。

袁督师即密召副将汪翥到自己军营帐中，谕至五更，皆商约杀文龙之事。汪翥道：“看毛文龙举动，只怨望为小人所谗，

似无什么跋扈。且看其军容将令，亦井井有条。袁督师可否为国留人，赦其前愆，贷他一死？”袁督师道：“吾料彼固畏我，以我曾受上方剑来也。若我不能制他，后益难制，吾志决矣。”汪翥默然而出，密谓守备李钧元道：“督师杀毛帅之心，如先入为主。只计文龙前日愆尤，不计东边现时景象，吾甚惜之。”继而又道：“袁督师亦不免矣！”李钧元急问其故。汪翥说道：“文龙若死，敌患必深，朝廷必问其杀人之罪也。”说罢，相与太息。

次早，袁督师传令，以辽海为界，东路行毛帅印信，西路行自己的印信，袁督师料毛帅必然抗阻。唯毛帅绝无抗辩。袁督师又设法，即约毛帅较猎，毛帅又欣然愿从。袁督师道：“贵镇受海外重寄，合受本院一拜。”袁督师拜罢，毛帅亦答拜，然后起行。袁督师即令参将谢允光密传号令，将营兵四面围定，把毛帅随护的将校亲丁，共百余名，统通包在围里。各设一张案子，袁督师与毛帅对坐。袁督师开言道：“贵镇手下将校亲丁，也有许多姓毛，不想贵族出得许多这般好汉。”又向各将校亲丁说道：“我宁远那里，官有许多俸，兵有许多粮，还不足饱暖。念你们海外劳苦，每人只得米一斛，即家有几口，仍靠此米做生活，实在可怜。你们受我一拜，此后不患无饷。”毛文龙道：“督师此言，是使将士集怨本帅矣。数年来饷项虽单，本帅未尝克扣一点军饷，不知督师何出此言？”袁督师道：“本院节制四镇，以登莱、天津本是个要地，请设东江饷部，钱粮由宁远运至。昨与贵镇相商，并议设道缺，核查钱粮，俱不蒙允许，贵镇果属何心？”毛文龙道：“东江钱粮，向由本帅自管，尚多阻压，今若由宁远转运到来，必更多梗塞。在贵督师忠于国家，或能源源接济。但数年来，已几换蓟辽总督，恐继督师之后者，不如督师好心，压抑本帅军粮，反碍大局，此本帅不得不拒督